



小 金 刚

繆 天 民 著

小金剛

繆天民 著

北方文藝出版社

1964年·哈尔滨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适合少年儿童閱讀的中篇小說。

小金刚是一个貧苦家庭出身的孩子。由于爸爸被地主汉奸杀害，从小就怀着参加八路军替父报仇的强烈願望。可是，不幸得很，他被国民党抓了壮丁。在国民党的军队里，他目睹了反动派的罪恶事实，又接受了中共地下党员——老馬夫的启发教育，提高了阶级觉悟，做了一些有利于革命的事情。后来，在一次战斗中，他获得了解放，参加了解放軍。经过党的培养教育和战斗的锻炼，他很快地成长起来，成了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、人民的功臣。

小 金 刚

滕 天 民 著

唐 洪 民 插图

柏 枫 封面設計

北 方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道里區森林街14—5号)

黑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黑出字第002号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•印張 $4\frac{4}{16}$ •字数70,000

1963年12月第1版 1964年12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 38,001—68,000

书号: 0142

統一书号: R10•125

定价: (3)二角六分

目 录

一	奇 遇	1
二	心 事	7
三	儿 童 团	17
四	送 别	27
五	仇与恨	40
六	真与假	54
七	小炮迷	70
八	打济南	83
九	通 讯 员	97
十	重 逢	109

一 奇 遇

一九四八年七月，解放兖州的战斗刚结束不几天，我們便接到新的命令：立即整装北上，进驻泰安一带，抓紧时机整训，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。

七月，是一个酷热而又多雨的季节，道路泥濘，进行长途的連續夜行軍，是相当艰苦的。可是，我們人民解放軍的战士，一个个滿怀着打完胜仗的喜悦，生龙活虎地踏上了征途。

在一个雨后的傍晚，一列浩长的队伍，正沿着兖州通向泰安的公路，由南而北地疾进着。我和連长王启并着肩儿，走在队伍的最前列。他掏出手巾，擦着脸上的汗水，信口問道：

“老肖，看这样儿，一定要打济南了？”

“那还用問！”

我毫不在意地回答了他。事实正是这样，从我軍开始全面反攻以来，山东境内的一些重要城市——周村、张店、莱阳、濰县、兖州……都早已先后解放，剩下的，只有青島和济南了。这次北上，又正好是到泰安一

帶。尽管上級沒有公开讲，也是秃头上的虱子，明摆着的——要打济南了。

我毫不在意地回答，並沒有减低王連长的兴趣，他話头一轉，又問上了：

“你看，这回打济南的主攻，能攤到咱名下嗎？”

“那可不一定，这要看你当連长的本事了！”

“好家伙，你这政治指導員就是这么当的啊！”他說着，照我当胸就是一拳。

我急忙一閃，脚下一滑，要不是通訊員小彭扶住了我，还真要摔个脸朝天呢！

七月的天气，真是多变。頓時，烏云漫天，电光閃閃，雷声隆隆，唰唰急雨傾注而下。雨点打到脸上，洒到身上，为我們洗去了汗水，冲走了疲劳，立刻感到身心清爽。王連长一时兴来，車轉身去，揮舞双臂，高声喊道：

“同志們，老天給我們送来了不化錢的淋浴，我們也不要白白享受，来，唱个歌，表示表示謝意吧！”

“向前，向前，向前，我們的队伍向太阳……”

响亮的歌声，此起彼伏，一陣高过一陣，它随着雷声、雨声，冲向高空，扩向四野。这是进軍的歌声，也是胜利的歌声。

“嘿，痛快！”王連长抹一把脸上的雨水，非常得意地喊了一声。誰料，他脚下一滑，身子一晃，竟摔了屁股坐地脸朝天。

我一边伸手拉他，一边打趣說：

“好，这一下更痛快！”

“哼，甭忙，呆会也叫你痛快痛快！”

“我呀，可沒那么大的福气！”

我笑了，通訊員小彭和战士們也跟着笑了起来。王連长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他瞅瞅我，又回头扫一眼正在发笑的战士，便发出命令：

“往后传，跟上。”

就在这时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在后面的队伍里，不知是誰，又摔倒了！

“他媽的，这缺德的天，簡直没办法！你看，又是一个！”王連长停下脚步，自言自語地嘟囔着，便轉身往回走去。当他再回到我身旁时，他的肩上又多了一支步枪……

就这样，在这酷热多雨的七月，我們淌着汗，淋着雨，踏着泥濘的道路，唱着战歌，互相关怀着、鼓励着，一个夜晚又一个夜晚，連續不懈地前进、再前进……

进驻泰安不久，在一个晴朗的上午，我和文书小刘，正在連部忙着处理刚从营部領来的战利品，通訊員小彭滿脸带笑地闖了进来，神神气气地朝我敬个礼，便像演員背台詞似地报告：

“指导員同志，十八名解放战士已經領来，集合在一排宿舍，連长請你就去。”

这时，文书小刘拿起一支卡宾枪，特意朝小彭一晃。这小家伙，一見卡宾枪就眼紅，急忙搶上前去，一把夺了过来，摸摸枪栓，勾勾扳机，蹭蹭枪托，抡起枪背带，“咔嚓”一声，背上了肩，肩膀一抖，覺得非常滿意，这才轉过脸来，笑咪咪地瞅瞅我，羞答答地乞求說：

“指導員，这枪发給我行不？”

“喝，你也想背卡宾枪啊？行啊！等打进济南，向王耀武^①要吧！”說着，我便朝一排宿舍走去。

一排的宿舍，是三間新盖起来的民用草房。我們到达以后，战士們只用了一天的時間，就把它收拾得井然有序。正間，是集体活动的場所，迎門放一张紅漆方桌，桌子上放着軍棋、象棋、扑克等文娛用品；門兩旁，是兩排用木板和砖块修成的枪架，机枪、步枪、冲锋枪、摆得整齐划一，左右兩間是寢室，在用門板和木板搭起的床鋪上，鋪着一色白床单，靠墙，是一排叠得方方正正，有棱有角的軍用被，一律白里朝外。这里，看不到一点別的裝飾，可是，你进来之后，却有一种舒适、整洁的感覚。

十八名解放战士，規規矩矩地坐在那里，我进来之后，他們只是抬起头瞅我一眼，便又低头不語。我們的王連长却迫不及待地拍着我的肩膀介紹說：

“喂，大家先認識一下，这是咱們連的肖指導員。”

① 国民党反动政府山东省主席。

連长的話音未落，十八名解放战士便一齐站了起来。

“坐下，坐下。咱們不讲这一套！”王連长一边喊，一边摆手示意。

“长官”到了不起立，这真是少见的事儿。在連长的命令下，也只好怀着奇特的心情，犹犹疑疑地坐下了。

我們这位急性子連长，連个招呼也沒跟我打，紧接着就宣布說：

“大家注意啦！欢迎肖指导員給我們講話。”

讲点什么呢？我一边寻思，一边扫視着这些新来的解放战士。他們，一个个也在痴瞪着眼凝視着我。好像是在猜想：这位指导員要讲些什么呢？

当我的眼光落到一个身形瘦小的解放战士身上时，我觉得他的神情有些与众不同：他那黄干干的脸上，微露着笑意，用惊喜的眼光注視着我。特别当我俩的目光相遇时，他抖动一下身子，像是要站起来跟我說点什么的。当时，我只以为，这可能是因为他年輕，思想单纯，对解放軍有点認識，出于一时的激动吧！也就沒去多加注意，便开始讲起話来。

“同志們：”我满怀热情地說：“現在让我代表全連的同志，来祝賀你們，欢迎你們。从今天起，你們就是人民解放軍的战士了！以后，咱們就是一家人了，就像亲兄弟一样，一起练兵、行軍、打仗……”

这时，那个瘦小的解放战士，突然站了起来，急急

地扑到我跟前，扯着我的胳膊，仰着脸儿，眨着泪汪汪的眼睛，怯生生地说：

“老师，还记得我吗？”

老师，这个突如其来的称呼，真把我弄蒙了！我不



知该怎么回答他。我一边打量着他，一边追忆着，是啊！这圆长脸、大眼睛、高鼻梁、微翘的上唇……我是多么熟悉啊！可是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在哪里看到过他？一时紧张，我又想不起来了。

“老师，我是金光……”

“啊！小金，你……”

我伸出双臂，紧紧地把他搂在怀里，轻轻地抚摩着他那瘦小的肩膀、理着他那乱蓬蓬的头发、擦拭着他脸上的热泪，真

是百感交集，好久好久，說不出話来。一些往事却像电影一样，一幕一幕地映进了我的脑际。

二 心 事

金光，是我三年前教过的学生。

那是一九四四年的春天。我在县里举办的教員訓練班学习结束后，便被分配到丰城中心小学担任高小教員。

丰城镇是一个旧县城，也是一个海滨之城。在它的南面，相距只不过五六里地，就是辽阔无边、汹涌澎湃的大海。据说，正因为这座县城位于海滨之阳，所以才有海阳县之称。

我们这个中心小学，是在一九四三年春，八路军打走了日本鬼子、消灭了投降派才創办的。学校的设备异常简陋，几块长条木板，用砖头一垫，就是课桌；每个学生编个小蒲团，就是坐凳；烟筒灰往墙上一刷，就是黑板。那时，一些地主豪绅，对共产党、八路军恨之入骨，生怕我们这些八路教員把他們的子女給“赤化”了，哪里肯让他们上学？还有些人，对八路军能不能办好学校表示怀疑，只好暂时把子女留在家里等等看了。当然，也还有不少孩子，由于家境困难，被迫失去了上学的机会，所以入学的学生为数不多。

教学条件不好，学生人数不多，我们当教員的，却

很紧张。那时除了給学生上課、批改作业以外，还有妇女識字班、农民夜校，都要我們去教。工作虽然紧张，可我們的劲头都很足，觉得越干越有奔头。

来到这个学校不久，一天下午，我上完課，刚坐下来要批改作业，儿童团长小芳領着两三个小同学，一蹦一跳地闖了进来，扯起我的胳膊，像下命令似地說：

“走，肖老师，跟我們游戏去！”

說着，三四个人便一涌而上，生推硬拉把我給拽走了。

游戏場上，熙熙攘攘，穿着五顏六色，各式各样衣服的男女小同学，三五成群打鬧着，追逐着，歌唱着。

将要落山的太阳，也为孩子們助兴来了。彩色的光輝，把孩子們的笑脸映照得更加紅潤。远远望去，犹如朵朵盛开的紅玫瑰。

不知是誰出的点子，又要做“抓汉奸”的游戏。我坐在那里，表面上倒还沉靜，可我的心呀，却怦怦地一个劲跳。我最怕做这种游戏了。本来嘛，这么大个个子，又是老师，要是一不注意，让小同学把“膏药旗”偷偷地插到身上，一时跑不迭，叫他們当汉奸抓起来，那就要当场出丑！你瞧好吧！这个說：“唱歌！”那个說：“不行，学狗叫！”还有更厉害的哪，硬逼着你跪下磕头求饒。也怪，小同学总是千方百計地想把“膏药旗”插到我这老师身上，他們真想抓个大个的“汉奸”过过瘾哩！

“这会可要注意，不能让他们抓住！”我正暗暗地警告自己，坐在我对面的小芳，偏偏朝我把小眼睛一挤，把小嘴一努。“哎！不好，一定是谁把‘膏药旗’放到我身上了！”我心里一惊，啥也不顾，爬起来就是一阵猛跑。我这一跑不要紧，却引起了一阵哄然大笑。特别那个朝我挤眼撅嘴的小芳，两手捂着肚子，前仰后合地，眼泪都笑出来了。

我真有点莫名其妙了。忙煞住脚，摸摸背后，没有“膏药旗”啊！回头瞅瞅我坐过的地方，也没有啊！

“唉！又叫这丫头逗了！”我埋怨着自己，急急朝小芳奔去，顺手扯住她的小辫，威胁说：

“鬼丫头，又开我的玩笑，还敢不？”

小芳把脑瓜一晃，争脱了小辫，头一歪，脸一仰，不服气地说：

“俺才没跟你开玩笑呢！”

“那你干嘛朝我挤眼撅嘴的？”我轻轻地点着她的鼻子问。

她摸一下鼻子，用挑战的神气瞟我一眼，又咯咯大笑起来。跟着，几十个小同学也都哈哈地笑起来。

我真有点吃不住了，一时发急，顺手又狠狠刮她个鼻子，说了声“你呀，真是个调皮鬼！”算是出了口气。我正想转身走开，免得再闹笑话，谁知小芳这丫头忽地站起来，一手扯住我的胳膊，一手指向操场的东南角，

一本正經地說：

“老師，你看！不跟大家一塊遊戲，自个兒呆在那兒，孤孤單單的多難受！”

我朝她指的方向看去，果然，一個小同學孤零零地坐在那兒，手拿一根樹棍，低著頭在地上畫來畫去。

“那不是金光嗎？”我問。

“可不！”小芳輕輕地答應一聲，臉兒一轉便低頭不語了。

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，為什麼這樣孤僻呢？當天晚上，我便向小芳和另外幾個小同學做了了解。她們都說，小金從前可不這樣；他話語雖然不多，心眼可不少，簡直調皮的要命，誰也斗不過他。可是，從他爸爸被壞蛋殺害以後，他就變了，越來越沉悶了。接著他們又對我說起小金爸爸被害的事兒：

小金的爸爸，是個貧苦、勤勞的農民，四十多歲，身板粗壯結實，為人忠厚老實。豐城鎮解放後，就當選為農救會長。那年冬天，他領導著廣大貧苦農民實行了減租減息，鬥爭了惡霸地主卜懷德。從此，卜懷德便仇恨在心，把他看成了眼中釘。

一九四四年二月，日本鬼子大掃蕩開始了！隆隆的炮聲、地雷的爆炸聲，斷斷續續地從遠方傳來，鬼子離豐城鎮已經不遠了。在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，小金的

爸爸在鎮公所開完幹部會，已經快到半夜了。在往家走的時候，他剛拐進一條偏僻的小胡同，突然竄出兩個黑影，朝他猛撲上來！“誰？”小金的爸爸大喊一聲，正要掏槍抵抗，可是已經來不及了！一條繩子勒住了他的喉嚨，一把尖刀插进了他的胸膛……

當民兵們發現了小金爸爸的屍體，在到處搜捕凶手的時候，那殺人的凶犯——卜懷德和他的兒子卜忠，早已逃之夭夭，跑到日本鬼子那兒獻功去了。

是啊！一個十多歲的孩子，過早地失去了爸爸，而且又是被壞蛋殺害的，他該是多麼不幸、多麼痛苦啊！

怎麼辦呢？就讓他在這仇恨和痛苦的大海裡，永遠沉悶下去嗎？不，不能！我們一定要使他从痛苦中解放出來，把仇恨變成力量，讓他很快地成長起來，為他死去的爸爸報仇。

一天的功課又結束了。在柔和的海風地吹拂下，小同學們，一個個精神煥發，歡歡樂樂地奔向遊戲場，又做開了各種各樣的遊戲。

小金呢，和昨天一樣，還是坐在那個老地方，低著頭，拿根樹棍畫來畫去。

我緩步走到他的身旁，裝做若無其事的样子，輕聲問：

“金光，畫的啥玩意兒啊？”



他抬头一看，脸唰地红了，忙丢掉树棍站了起来。可他只管低头瞅地上那些横七竖八的道道，半天没好意思吭声。

我弯腰拣起他扔掉的树棍，指着他画的那些道道说：“一个人在这乱画拉多没意思，来，咱俩玩一会好吗？”

他抬起头瞥我一眼，笑咪咪地问：

“玩啥？”

“走五子儿好吗？”

“我走不好。”

“怕啥，输了再另摆嘛！来，我让你个子儿。”

我们一面走着五子儿，一面就唠了起来。

“小金，昨天玩抓汉奸的游戏，你咋不参加呀？”

“没意思！”他像是胸有成竹似的，毫不犹豫地說。

“咋没意思呢？”

“鬼子、汉奸都是假的，抓着有啥用。”

“喝，你想抓真的？”

“嗯！”

这个“嗯”字说得那么简单、有力。这是一个充满了仇恨和决心的回答。这时，我更加感到，我有责任帮助他、鼓励他，让他把仇恨变成力量，长大了去完成他爸爸没有完成的事业。我顺手拣起一块石子，紧紧地捏着，比画着说：